



册府元龟

卷之四百八十二
至八十三



13
849
159



門 1 3
號 849
卷 159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開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臺省部 二十六

冊附 害賢 諂佞 貪黷

冊附

阿黨爲比仲尼謂之小人頑嚚是親伊尹戒其亂俗
况夫結綬雲臺之上引藉金馬之闈名數旣隆事任
尤重固宜直躬以奉上中立以自公勉樹淑聲式光

妙簡其有賦回邪之性昧貞介之方罔上以求安附
下以求寵或職當史局媚彊臣而立傳或任總銓筦
恃內戚而擅寵或伺朝廷之動靜樹黨藩維或託儲
副以婚姻竊弄機柄深可駭也

漢谷永為太嘗丞待詔公車既陰為大將軍王鳳說
矣能實最高繇是擢為光祿大夫永奏書謝鳳曰永
斗筲之材筲所交切竹器也斗筲喻小而不大也質薄學朽無一日之

雅左右之介雅素也介紹也言非宿素之交又無紹介而進也將軍說其狂

言說讀日悅擢之卑衣之吏厠之爭臣之末不聽浸潤之

齧不食膚受之想食猶受納也膚受謂初入皮膚至骨髓言其深也雖齊桓

晉文用士篤密察父慙兄覆育丁弟誠無以加察明也慙也

也智昔豫子吞炭懷形以奉見異豫讓也為智伯報讐以殺趙襄子恐人識

之故吞炭以變其聲蒙面以壞其形云云智伯國士遇我故也有客隕首公門以報

恩施舍人魏子三收邑入不與孟嘗怒之魏子日假與賢者齊潛王受讒孟嘗出奔魏子所與

粟賢者到宮門自顯以明孟嘗之心也知氏孟嘗猶有死士何況將軍

之門鳳遂厚之

魏劉放明帝末與孫資為中書監時帝不豫欲以燕

王宇為大將軍及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

屯騎較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共輔政宇性恭良陳

誠固辭帝引見放資入卧内問曰燕王正爾為放資

對曰燕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帝曰曹爽可代宇
不放資因贊成之又深陳宜速召太尉司馬宣王以
綱維皇室帝納其言即以黃紙授放資既出帝意復
變詔止宣王勿使來尋更見放資曰我自召太尉而
曹肇反使吾止之幾敗吾事命更爲詔帝獨召爽與
放資受詔命遂免宇獻肇朗官太尉亦至登牀受詔
遂大漸放資久典機任獻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鷄棲
樹二人相謂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指謂放資放資懼
故勸帝召宣帝作手詔令給使辟邪至以授宣王宣
王在汲獻等先詔令於軹關西還長安辟邪人至宣

王疑有變呼辟邪具問乃乘追鋒車馳至京師帝問
放資誰可與太尉對者放資曰曹爽帝曰堪其事不
爽在左右流汗不能對放躡其足耳之曰臣以死奉
社稷曹肇弟纂爲大將軍司馬燕王頗失指趙出纂
見驚曰上不安云何悉共出宜還已暮放資宣詔宮
門不得復內肇等罷燕王肇明日至門不得入懼詣
廷尉以處事失宜免帝謂獻曰吾已差便出獻流涕
而出亦免

丁謐爲尚書宿於曹爽相親時爽爲武衛將軍數爲
明帝說其可大用爽輔政乃授謐爲散騎嘗侍遂轉

尚書謚爲人外似疎畧而內多忌其在臺閣數有所
彈駁臺中患之事不得行又其意輕貴多所忽畧雖
與何宴鄧颺等同位而皆少之唯以勢屈於爽爽亦
敬之言無不從故于時謗言謂臺中有三狗三狗崖
柴不可當一狗憑默作瘟囊三狗謂何鄧丁也默者
爽小字也其意言三狗皆欲嚙人而謚尤甚也

蜀樊建爲侍中尚書令自諸葛瞻董厥統事姜維
常征伐在外宦人黃皓竊弄機柄咸共將護無能矯
正

晉荀勗爲中書監賈充爲侍中尚書令無公方之操

專以諂媚取容侍中任愷中書令庾純咸共疾之及
氏羗叛愷因進說請充鎮關中朝之賢良欲進中規
獻替者皆幸充此舉望隆維新之外充既外出自以
爲失職深銜任愷計無所從將之鎮百僚餞於夕陽
亭勗私焉充以憂告勗曰公國之宰輔而爲一夫所
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實難獨見結婚太子不
頓駕而自留矣充曰然孰可寄懷對曰勗請言之俄
而侍宴論太子婚姻事勗因言充女才質令淑宜配
儲宮而楊皇后及荀顛亦並稱之帝納其言會京師
大雪平地三尺軍不得發既而皇儲當婚遂不西行

丹房元書 朋附
詔充居本職

潘岳爲給事黃門侍郎岳性輕躁趨世利與石崇等
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搆愍懷之女
岳之辭也謐二十四友岳爲其首謐晉書限斷亦岳
之辭也其母數誚之曰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岳
終不能改

徐邈爲中書侍郎專掌綸詔孝武帝甚親昵之初范
甯與邈皆爲帝所任使共輔朝廷之闕甯才素高而
措正直遂爲王國寶所讒出守遠郡邈孤官易危而
無敢排強族乃爲自安之計會帝頗疎會稽王道子

邈欲和協之因從容言於帝曰昔淮南齊王漢晉成
戒會稽王雖有醜媒之累而奉上純一宜如弘貸消
散紛議外爲國家之計內慰太后之心帝納焉

宋劉湛爲太子詹事給事中殷景仁爲尚書僕射湛
與景仁素款又以其建議徵之甚相感悅及俱被時
遇釁隙漸生以景仁專管內任謂爲間已時彭城王
義康專秉朝權而湛昔爲上佐遂以舊情委心自結
欲宰相之力以廻主心傾黜景仁獨當時務義康屢
構之於太祖其事不行義康僚屬及湛諸附隸潛相
約勒無敢歷因氏門者湛黨劉敬文父成未悟其機

詣景仁求郡敬文遽往謝湛曰老父悖老遂就殷鐵
干祿繇敬文闇淺上負生成合門慙懼無地自處敬
文之姦諂無惜如此義康擅勢專朝威傾內外湛愈
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帝稍不能平尋彼誅
南齊江謐爲黃門侍郎謐性隨流俗善趨勢利初仕
宋爲干湖令宋明帝爲南豫州謐傾身奉之卽位累
遷右丞元徽末朝野咸屬意建平王景素謐深自委
結素景事敗僅得免禍蒼梧王廢後物情尚懷疑惑
謐獨諂誠歸事太祖以本官領尚書左丞昇明元年
遷黃門侍郎左丞如故沈攸之事起爲加太祖黃鉞

謐所建也齊臺建爲侍中長沙內史及太祖登遐謐
稱疾不入衆頗疑其怨不豫顧命也武帝卽位謐又
不遷官以此怨望時武帝不豫謐詣豫章王疑問曰
至尊非起疾東宮又非才公今欲作何計世祖知之
出謐爲征虜將軍鎮北長史東南海太守未發帝使
御史中丞沈仲奏謐前後罪曰謐少懷輕躁長集諂
薄交無義合行必利動將以奕世利局見擢宋朝而
阿腹內稔貨賂公行咎盈憲簡戾彰朝聽輿金輦寶
取容近習以沈攸之地勝兵強終當得志委心託身
歲暮相結以劉景素親屬望重俯應樂推獻誠薦子

窺齋非望時艱網漏得全首領太祖極飾天地方知
遠圖薄其難洗之瑕許其革音之効加以非分之寵
推以不次之榮列跡勲良比肩朝德以主者微勤刀
筆小用賞厠河山任忝出入輕險之性在貴彌彰貪
昧之情雖富無滿重蒞湘部顯行斷盜及居銓衡肆
意受納連席同乘皆諛舊侶密延開譙必貨賄嘗
密理合升進者以爲已惠事宜貶退者並稱中旨謂
販鬻威權姦回不露欺主罔上謗議可掩先帝寢疾
彌留人神憂震謚病私舍曾無變容國諱經旬甫甦
入殿參訪遣詔視時占以身列朝流宜蒙兼帶光

顧不逮舊值無加遂崇飾惡言肆醜縱悖議誹朝政
訕毀皇猷遍蚩忠賢歷詆台相至於蕃岳入授列代
常規勲戚出撫萌王彞則而謚妄發樞機坐構器論
復敢貶謗儲后不顧辭端毀折宗王每窮舌抄皆云
誥誓乖禮崇樹失宜仰指天俯畫地希幸災故以申
積愆犯上之迹既彰反噬之情已著請免官削爵土
收送廷尉獄治罪詔賜死時年五十二

王暄之爲中書舍人時東昏侯所寵茹法珍海蟲兒
等用事並爲外監口稱詔勅暄之與相齟齬專掌文
翰

後魏盧昶爲侍中守職而已無所激揚與侍中元暉等更相朋附爲宣武所寵時論鄙之

趙脩爲黃門侍郎時高聰爲散騎嘗侍脩嬖幸聰深相朋附

李憑阿附趙脩爲給事黃門武衛將軍定州大中正中正坐脩黨免官

徐紇爲中書舍人詭附佞臣趙脩遷通直散騎侍郎及脩誅坐黨徒抱罕得還久之復除中書舍人大傅清河王懌以文翰待之及元害懌出爲鴈門太守未幾入雖又飾貌事又大得又意又曲事靈太后佞臣

鄭儼是以特被信任俄遷給事黃門侍郎仍領舍人總攝中書門下之事軍國詔命莫不由之紇既處腹心參斷機密勢傾一時遠近填湊與鄭儼李神軌寵任相亞時稱徐鄭焉

李肅字彥邕爲員外嘗侍初詔附侍中元暉後以左道事侍中穆紹裸身被髮畫腹銜刀於隱屏之處爲紹求福故紹愛之

宋維孝明時爲給事坐諂事高肇出爲益州龍驤府長史辭疾不行

袁翻領給事中在門下並掌文翰翻既才學名重又

善附會亦爲靈太后所信待

賈司馬爲都官尚書爲元乂所寵論者譏其趨勢

盧同爲尚書左丞元文之廢靈太后也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於鄴熙敗以同爲持節兼黃門侍郎慰勞使仍就州刑熙還授平東將軍正黃門營明堂副將尋加撫軍將軍光祿大夫本州大中正同善事在位爲乂所親戮熙之日深窮黨與以希乂旨論者非之又給同羽林二十人以自防衛

劉仁之字山靜尉元引爲御史前廢帝時兼黃門侍郎深爲爾朱世隆所用

崔勉爲尚書右中兵郎中後太尉豫章王啓爲諮議參軍郎中妙故坐舉人失衷免官前廢帝普泰中兼尚書左丞勉善附會世論以浮競譏之爲尚書令爾朱世隆所親待而尚書魏季景尤爲世隆知任勉與季景內頗不穆季景陰求右丞奪勉所兼世隆啓用季景勉遂愴快自失

山偉河南洛陽人前廢帝未爲侍中中書令與宇文忠之徒代人爲黨時賢畏惡之

陸希質爲中書監希質名家子位官又通不能平心於物唯與山偉宇文忠之等共爲朋黨排毀朝俊有

冊附
卷之四百八十二
識者薄之

北齊崔昂顯祖時累遷僕射前者崔暹季舒爲之親
援後乃高德政事其中表常有挾持意色矜高以此
不爲名流所服

崔季舒爲黃門迹在魏朝歸心霸府賓客輻湊傾心
接禮甚得名譽勢傾崔暹暹嘗於朝堂屏人拜之曰
暹若得僕射皆叔父之恩其權重如此

魏收撰後魏史成諸家子孫投訴百餘人衆口誣然
號爲穢史投牒者相次無以抗之時左僕射楊愔右
僕射高德政二人勢傾朝野與收皆親收遂爲其家

並傳二人不欲言史不實抑塞訴辭終文宣世更不
重論文尚書陸操嘗謂愔曰魏收魏書可謂博物宏
才有大功於魏室

馮子琮其妻胡皇后妹也爲吏部尚書俄遷尚書右
僕射仍攝選和士開居要日父子琮舊所托早辭曲
躬事事諮稟士開弟休與盧氏姻子琮簡較趨走與
士開府僚不異是時內官除授多由士開奉擬子琮
既恃內戚兼帶選曹自擅權寵頗生間隙

張雕武成時爲假儀同三司侍詔文林館胡人何洪
珍大蒙帝親寵與張景仁結爲婚媾雕以景仁宗室

自託於洪珍傾心相禮情好日密公私之事雖嘗爲其指南時穆提婆韓長鸞與洪珍同侍帷幄知雕爲洪珍謀主甚大惡之洪珍又奏雕監國史尋除侍中加開府奏度支事大被委任言多見從特勅奏事不趨呼爲博士

楊休之領中書隨待鄧長顛領之推奏立文林館本之推意不欲令耆舊貴人居之休之便相附會與少年朝請叅軍之徒同入待詔樊狄爲散騎侍郎兼中書侍郎和士調寵要逃附之正授中書侍郎入典機密兼散騎常侍

徐之才爲左僕射與和士開陸令萱母子曲盡卑狎二家若疾救護百端繇是遷尚書令封西陽郡王後周叱羅協本名與高祖諱同後改爲焉南岐州刺史晉公護既殺孫韋李植等欲委腹心於同會柳慶司憲令狐整並亂不堪俱薦護遂徵協入朝既至護引與同宿深奇託之協忻然承奉誓以軀命自効護大悅以爲得協之悅則授軍司馬委以兵士尋治御史正又授護府長史進爵爲公邑一千戶嘗在護側陳說時事多被納用明帝知其才識庸淺每抑之數謂之曰汝何知也猶以護所親任難卽屏黜每含容

之及帝晏駕便授協同會中大夫中外府長史

唐封德彝初仕隋煬帝為內史舍人而不被用見內

史侍郎虞基幸於煬帝而基不閑吏務每承處分多

失事理德彝又託附之密為指畫宣行詔命諂順王

心外有表疏知忤意者皆寢而不奏決斷刑法多濬

文深詆策勳行賞必抑削之故虞基之寵日隆而隋

政日亂皆德彝之所為也

魏玄同則天永昌元年為納言伏誅玄同素與裴炎

交結預其流者號為耐久朋至黨與皆敗故誅

劉永濟為鳳閣舍人中書初坐與張易之欵狎左授

青州長史

劉憲為天官侍郎張易之誅憲以託附出為海州刺

史

蕭至忠神龍中為吏部侍郎當武三思擅權至忠附

之自知吏部選事恃三思勢無所忌憚請謁杜絕威

風大行

趙履溫性巧佞長安中為左臺殿中侍御史歷尚書

郎妹適桓彥範為韋氏所誅履溫懼迺附武三思累

遷司農卿傾國資以事安樂公主為其造宅窮奢極

麗又通韋氏諂媚百端及少帝御安福門履溫馳於

樓下稱萬歲聲未絕而萬騎斬之

吉溫爲戶部郎中性便僻巧事權要知安祿山承恩結厚之時祿山入奏驟言溫之能玄宗天寶十載祿山加河東節度因奏溫爲河東節度副使知留守兼鑄錢事賜紫金魚袋及楊國忠入相國忠素與溫善徵爲御史中丞充京畿關內採訪處置使制到溫詣范陽與祿山別祿山甚厚之遣男慶緒親執溫馬轡送出驛及溫至朝廷動靜必報祿山十三歲祿山拜左僕射充閑廐使又奏溫武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楊國忠與祿山嫌隙已成溫既厚於祿山國忠遂忌之

其冬河東太守韋陟坐贓罪託溫結歡於祿山求免詔付中書門下與法官對鞠之溫遂伏罪

李林甫爲黃門侍郎時惠妃武氏有寵林甫密事中要求爲黨援

裴勉爲尚書右僕射代宗寶應初充護山陵使勉以侍臣李輔國權盛將託附之乃表輔國親昵術士中書舍人劉暄爲山陵使判官暄坐法勉累貶施州刺史

裴士淹爲禮部尚書禮儀使大曆五年誅魚朝恩黜士淹爲處州刺史戶部侍郎判度支第五琦爲饒州

刺史皆朝恩黨也士淹掌禮儀琦典財賦皆暱于朝恩時論醜之

杜亞大曆中爲諫議大夫自以才用合當柄任李栖筠承恩衆望言必爲宰相亞乃厚結之

嚴武爲黃門侍郎與宰臣元載深相結託冀其引在同列事未行求方面出爲劔南節度使

楊炎爲吏部侍郎大曆十三年貶爲連州員外司馬元載黨也炎與載同郡又元氏之出謂載爲舅少好學博涉文史而性巧貪淫嫉毀忠良遂與載合凡在朝坐載累貶官者諫議大夫知制誥韓洄王定諫議

大夫包佶徐縝大理少卿裴冀太嘗少卿王紀起居舍人韓會等十餘人又貶戶部郎中趙縱爲和州刺史亦載黨也縱妻父郭子儀帝以勲臣之故特寬之授以郡守又貶刑部尚書王昂爲連州刺史交通元載故也旣行至萬州卒

蘇端爲北部郎中代宗旣素重楊綰欲以政事委之綰尋卒常袞與綰志尚素異嫉而怒之有司謚議綰爲文貞袞微諷端令駁之毀短綰過甚端坐黜官

韓洄德宗貞元二年自京兆尹爲刑部侍郎以黨於宰相盧翰故也

從故得薦用累至兵部郎中德宗末王紹以恩倖權
移宰相數稱孟陽之材因擢授權知戶部侍郎

李景儉元和末出為澧州刺史景儉素與翰林學士
元稹厚善稹初承穆宗恩顧遂以景儉為請尋授諫
議大夫

李紳為戶部侍郎與寵數友善長慶中穆宗召嚴為
翰林學士又賜以金紫皆紳引之也

劉栖楚為諫議大夫敬宗寶曆元年拜刑部侍郎栖
楚自為諫議大夫官業殊未有聞但時宰相用事者

栖楚多敢言欲引為助遂不踰時致宣此官丞郎宣
授自栖楚始也

崔元畧自京兆尹遷戶部侍郎時以元畧叛圖之拜
出於宣授諫官有疏指言內常侍崔潭峻方有權寵
元畧以諸父事之故雖劾而遽遷顯要元畧亦上章
自辨且曰一時府縣條流臺司舉劾孤立無黨謗言
益彰不謂詔出宸衷恩延望外處南宮之重選列左
戶之清班豈臣庸虛敢自干冒天心所擇致敬特達
之恩衆口相非遂致因緣之說詔答之曰朕所命官
豈非公選卿能稱職奚恤人言然元畧不能逃父事

潭峻之名

害賢

夫讒說殄行靖譖庸回蓋匪人之至惡固凶德之斯
下豈有振纓華省結綬雲臺圖固寵榮嫉忌賢正既
曲直之相異則嫌隙之滋豐以至誘陷危機媒孽而
成罪崇飾飛語萋菲而造端或被以非辜或移其要
職幸君聽之斯惑冀榮路之自安豈蠅玷之足方固
蠱毒之不若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
畀有北其以是夫

吳孫弘為中書令時朱據坐論太子慮之廢左遷新
都縣丞未到弘譖潤據因大帝寢疾弘為詔書追賜
死

晉謝奕為尚書銓敘不允吏部郎江灌每執正不從
奕託以他事免之灌受黜無怨色

荀顛為僕射初武陵之弟茂以德素稱各亞於該為
巫繼太守散騎嘗侍中顛年少於茂即武帝姑子自
負貴戚欲與茂交距而不答繇是致怨及楊駿誅顛
以茂駿之姨弟陷為逆黨遂見害茂清正方直聞於
朝廷一旦狂酷天下傷焉侍中傅祗上表申明之後
追贈光祿勳

後魏高肇爲尚書令初彭城王勰性仁孝言於朝廷以其舅潘僧固爲冀州樂陵太守京兆王愉構逆僧固見逼從之肇性既兇復賊害賢俊又肇之兄女入爲夫人順皇后宣武欲以爲后勰固執以爲不可肇於是屢譖勰於宣武不納因僧固之同愉逆肇誣勰北與愉通南招蠻賊勰固郎中令魏偃前防閣高祖珍希肇提攜構成其事肇初令侍中元暉以奏宣武暉不從令左衛元珍言之宣武訪之於暉暉明勰無此宣武更以問肇肇以魏偃祖珍爲證宣武乃信之勰飲毒酒而斃

裴植爲度支尚書表毀征南將軍田益宗言華夷異類不應在衣冠之上侍中于忠黃門元昭覽之切齒寢而不奏會韋伯昕告植欲謀廢黜尚書又奏羊祉告植姑子皇甫仲達云受植旨詐稱被詔率合部曲欲圖頽軍十忠臣等窮治辭不伏引然衆證明駟案律在邊合率部衆不滿百人已下身猶尚斬况仲達公然在京稱詔聚衆誼惑都邑駭動人情量其本意不可測度案詐僞律詐稱制者死今依衆證處仲達入死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崇義縣開國侯裴植身居納言之任爲禁司大臣仲達又稱其姓名募集人衆

雖名仲達功讓無忿懼之心衆證雖不是植皆言仲達爲植所使植召仲達責問而不舍列推論情狀不同之理不可分明不得同之嘗獄有所降減計同仲達處植死刑又植親率城衆附從王化依律上議唯思裁處詔曰凶謀既爾罪不合恕雖有歸化之誠無容上議亦不須待秋分也時忠惠擅朝權既構成其禍又矯爲此詔朝野怨之

北齊高德政爲侍中時清河有二豪吏田轉貴孫舍與父吏姦猾多有侵削因事遂脅人取財計贓依律不至死太守裴讓之以其亂法殺之時清河王岳爲司州牧遣部從事案之德政舊與讓之不協密奏言當陛下受禪之時讓之眷戀魏朝嗚呼流涕比爲內官情非所願旣而楊愔請救之云罪不合死文宣大怒謂愔曰欲得與裴讓之同家邪於是無敢言者事奏竟賜死於家

祖珽爲左僕射勢傾朝野斛律光甚惡之竊罵云盲人掌機密恐誤國家事珽頗聞其道言因其女皇后無寵以謠言聞上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令其妻兄鄭道蓋奏之帝問珽珽證實又說謠云高山摧榭樹舉盲老翁背上下大斧多事老母不得語珽并

云盲老翁見臣云與國同憂戚勸上行語其多事老
母以道語侍中陸氏帝以問韓長鸞穆提婆并令高
元海段士良密議之衆人未從因光府軍封士讓啓
光反遂滅其族

唐張又新爲給事中穆宗長慶中除庫部郎中知制
誥賈餗爲常州刺史時議以爲餗不當出又新以私
嫌構於宰相李逢吉出之

盧坦爲中丞時僕射裴均立班踰位坦請退之均不
受坦曰姚南仲爲僕射例如此均曰南仲是何人坦
曰南仲是守止而不交權倖者也尋罷爲右庶子時

人歸咎於均

張樞輿爲左拾遺李逢吉之黨也時裴度鎮興元上
疏請入覲京師樞輿乃上疏曰度名應圖讖宅據河
原不召自來其心可見先是姦黨忌度作謠詞云非
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言度平吳元濟也
又帝城東西橫亘六圃合易象乾卦之數度不樂里
第偶當第五圃故樞輿取其語敬宗雖少年深明誣
謗獎度之意不衰焉

王璠爲尚書左丞時李德裕鎮浙西璠與戶部侍郎
李漢進狀論德裕厚賂官人杜仲陽詰託漳王圖爲

不軌文宗於蓬萊殿召宰相王涯李固言路隋及璠漢等回證其事璠漢加誣構結語甚切至路隋奏曰德裕實不至此誠如璠漢之言微臣亦合得罪羣論稍息

諂佞

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又曰惡紫之奪朱惡利口之獲邦家諂佞之人聖賢所惡其來甚矣巧言令色爲國盜賊讎云率性亦幸乘時何則懷黃佩玉竊位臺省朝謝夕見俯侍宮闈善揣時機逆迎主意譽乃生羽毛段則成瘡痛沙狐水蠅潛傷閭害暨日月大明

昭達隱奧雷霆迅烈威震幽微必斥逐於時遐棄於野所謂魑魅不能盡行鵠鷓止期夜動者也

魏孫資爲侍中領中書監劉放爲左光祿大夫轉驃騎放資既善承順主上又未嘗顯言得失抑辛毗而助王思以是獲譏於世

秦朗明帝時爲給事中每車駕出入朗嘗隨從時帝喜發舉數有以輕微而致大辟者朗終不能有所諫止又未嘗進一善人帝亦以是親愛每顧之多呼其小字阿蘇

南齊王融爲中書郎永明宋武帝欲北伐使毛惠秀

畫漢武北伐圖使融掌其事融好功名因上疏言北地殘氓東都遺老莫不如泣吞悲傾耳戴目翹心仁政仰首王風若試馳咫尺之書具禋旅之年徇其墜域納其降虜可弗勞弦鏃無待干戈真皇王之兵征而不戰者也臣乞以執役先邁式道中原澄澣渚之常流掃狼山之積霧繫單于之頸屈左賢之膝習呼韓之舊儀拜鑾輿之巡幸然後天移雲動解封岱宗臧五登二追跡七十百神肅警萬國具條會弁星離王帛雲聚集三燭於蘭席聆萬歲之楨聲豈不盛哉豈不邁哉昔桓公志在伐莒郭牙審其幽極魏后心

在忘漢德宗寃其深言臣愚昧才誠不足以知微然伏揆聖心規模弘遠既圖載其事必克就其功臣不勝歡喜圖成上置琅琊城射堂壁上遊幸輒觀視焉梁何敬容高祖時爲吏部尚書性矜莊衣冠鮮麗帝雖衣宗衣而左右衣必須潔嘗有侍臣衣帶卷摺帝怒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敬容希旨故益鮮明常以膠清刷鬚衣裳不整伏牀熨之或暑月爲之燠每公庭就列容止出入

朱异高祖時爲尚書儀曹郎兼中書通事舍人歷散騎常侍居權要三十餘年善窺人主意曲能阿諛以

承上旨故特被寵任高祖嘗夢中原平舉朝稱慶旦以語异异對曰此守内方一之微及侯景歸降勅召羣臣議尚書僕射謝舉等以爲不可高祖欲納之未決嘗風興至武德閣自言我家國承平若此今便受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紜悔無所及异探高祖微旨應聲答曰聖明御宇上應蒼玄北土遺黎誰不仰慕爲無機會未達其心今侯景分魏國大半輸誠送款遠歸聖朝豈非天誘其衷人將其計原心審事殊有可嘉今若不容恐絕後素望此誠易見願陛下無疑高祖深納异言又感前夢遂納之及貞陽敗没自魏使

還述魏相高澄欲更申和睦勅有司定議异又以和爲允高祖果從之其年六月遣建康令謝挺通直郎徐陵使北通好時侯景鎮壽春累啓絕好於异請遣使又致書於异辭意甚切异但述勅旨以報之

後魏裴粲前廢帝時爲中書令正月晦帝出臨繇落粲起於御前再拜曰今年美節聖駕出遊臣幸參陪從豫奉醺樂不勝忻戴敢上壽酒帝曰昔歲北海入朝斲竊神器具聞爾日卿戒之以酒今欲使我飲何異於往情粲曰北海志在沈湎故諫其所失陛下齊聖溫克臣敢獻微誠帝曰實乃寡德甚愧來譽仍爲

命酌

隋裴矩煬帝時爲吏部尚書時西域諸藩多至張掖與中國交市帝命矩掌其事知帝方勤遠略諸商胡至者矩誘令言其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城圖計三卷入朝奏之帝大悅賜物五百段每日引矩至御坐親問西方之事矩盛言胡中多諸寶物吐谷渾易可并吞帝由是甘心將通西域四夷經略咸以委之

唐許敬宗爲禮部尚書高宗永徽元年立長子燕王忠爲皇太子其年王皇后被廢武昭儀所生皇子弘年已三歲敬宗希旨上疏曰伏惟陛下憲章千古含

育萬邦爰立聖慈母儀天下旣而皇后生子合處少陽出自塗山是謂吾君之裔夙聞胎教宜展問豎之心乃復爲孽奪宗降居藩邸是使前星匿彩搖岳輶峯臣以愚誠竊所未喻且今之守器素非皇嫡永徽爰始國本未生權引彗星越昇明兩近者元妃載誕正裔降神重光日融燿暉宜息安可以慈傍統叨據溫文國有諍臣孰逃其責竊惟息姑克讓可以思齊劉彊守藩宜遵往軌追蹤太伯不亦休哉踵武延陵故嘗安矣寧可重植板榦久易位於天庭倒襲裳衣使違方於震位蠢爾黎庶云誰係心垂裕後昆將何

播美高宗從之顯慶元年廢忠為梁王授梁州都督
賜實封二千戶物二萬段甲第一區

李矯則天時為侍御史雍州人唐同泰獻繇水瑞石
矯上皇符一篇以美其事有識者多譏之

闕朝隱為給事中則天不豫令朝隱往少室祈禱朝
隱遂曲申悅媚以身為犧牲請代上所苦及將康復
賜以絹綵百段金銀器十事

竇懷貞中宗神龍初為御史大夫兼雍州長史嘗詣
事帝左右盡得其歡心韋庶人微時有乳母王氏蠻
婢也詔封莒國夫人嫁為懷貞妻俗謂乳母之婿曰

阿奢懷貞每因謁見之次及進表狀列其官位必曰
翊聖皇后阿奢時人或呼為國奢忻然有自負之色
後以名犯韋后父名改為從一焉韋庶人伏誅左遷
亳州司馬轉益州大都督府長史累拜侍中兼左臺
御史大夫尚書左僕射監脩國史賜爵魏國公帝為
二公主造金仙玉真兩觀料功甚多朝臣以為不可
唯懷貞贊成其事躬自監役窮極奢侈時人為之語
曰竇僕射前為韋氏國奢後作公主邑永時公主邑
司官有丞言懷貞伏事公主同其邑官也及太平公
主干預朝政懷貞每日退朝必詣主第以求佞媚

權若訥爲右補闕見鄭愔等既稱天后德業皆獲榮賞乃上疏曰臣聞詩人闡教深懷罔極之恩孔氏立言式崇無改之道伏惟應天皇帝陛下孝德純至超越禮經聖感潛通光昭瑞應置聖善報德之闡義貫於終天存合宮永昌之號敬深於如在伏見天地日月君臣國人授戴初慶殿等字皆先朝創制久已施行陛下纂承丕緒嗣守洪業父子相傳家國仍舊此並則天能事生人積習何所要切登時削除當爲賊臣敬暉等秉政包藏逆節前規務從變易所以多有改張今制之無益於淳化存之有光於孝理又神龍

元年三月五日制書一事已上並依貞觀故事者但則天遺訓誠曰母儀太宗舊章是稱祖德其於公襲應從近遠無容近捨母儀遠尊祖德昔永徽之時不聞依武德舊章今陛下膺期乃欲追尊昔依貞觀故事如其遠依貞觀實恐未益先朝以臣愚識請更詳審則望繼明纂聖之業無替始終奉光成志之道增耀竹帛疏奏手制答曰卿資孝踐忠懷才韜義討論今古徵據典章循覽所陳再三嘉尚若納雖曲蒙恩旨褒美然頗爲正直者所譏

楊慎矜玄宗天寶中爲御史中丞知太府出納時右

相李林甫握權慎矜以遷拜不繇其門懼不敢居其位固讓之因除諫議大夫兼侍御史仍依舊知太府出納以鴻臚少卿蕭諒為御史中丞諒出為陝郡太守林甫復擢慎矜為御史中丞仍充諸道鑄錢使餘如故

後唐封翹為給事中明宗天成二年七月甲戌百官朝於中興殿翹上言以星辰合度風雨應時擇脩賽謝請以御前香一合聖上親焚一炷餘者即令分於所謝答廟中焚之貴表精至庶賢聖感通翹時推名族履歷清出翰苑登瑣闥甚有為霖之望居常自負人莫若也自離亂之後條制有所求便視事有所簡畧帝

初臨御五日一朝羣臣方虛心傾耳以求叶贊翹為黃門郎不能駁議時政請豐潔案盛振舉類細而以一炷神香有能感通賢聖之論近諸妖妄者矣

貪黷

詩刺貪人敗類傳惡黷貨無厭士之醜行於斯為甚矧佩服儒訓踐履清途飄纓帝廷分曹仙署而乃侵人自用趨利求私賣官以厚資販肆以求息或餉遺不却或聚斂公行以至結好於異類求財於外境門庭輻湊珍玩山積名節皆污寇裳是恥議論所棄刑憲乃加鳴鼓而攻斯之謂矣

晉王戎為待中南郡太守劉肇賂戎筒中細布五十

端爲司隸所糾以知而未納故得不坐然議者尤之
武帝謂朝臣曰戎之爲行豈私懷苟得正當不欲爲
異耳帝雖以是言釋之然爲清慎者所鄙繇是損名
謝石爲散騎嘗侍既無他才望直以宰相弟兼有大
勲遂居清顯而聚歛無饜取譏當世

王國寶爲左僕射貪縱聚歛不知紀極後房妓妾以
百數天下珍玩充滿其室

宋戴法興爲給事中與戴明寶同兼中書通事舍人
法興明寶大通人事多納貨賂凡所薦達言無不行
天下輻湊門外成市家業並累千金

南齊呂文顯爲中書通事舍人時與茹法亮等迭出
入爲舍人並見親倖四方守宰餉遺一歲咸數百萬
並造大宅聚山開池時舍人四人各住一省世謂四
方法亮於衆中語人曰何須覓外祿此一戶內年辦
百萬蓋約言之也

綦母珍之爲中書舍人凡所論薦事無不允內外要
職及郡丞尉皆論價而後施行貨賂交至旬月之間
累至千金

後梁徐矩爲度支尚書有文善吏事頗黷於貨財
陳唐特爲尚書左丞以預長城之功封崇德縣子受

封之日請令史爲客吏受其餉遺文帝怒之因坐免
後魏谷洪初以經授文成及卽位以舊恩爲尚書洪
性貪奢僕妾衣服錦綺皆累千金而求欲滋劇時獻
文舅李峻等初至京師官給衣服洪輒截沒爲有司
所糾並窮其前後贓罪坐以伏法

杜遇爲尚書起部郎中竊官財一凡起立居宅清論
鄙之

李崇爲侍中尚書令性好財貨販肆聚歛家資巨萬
營求不息

高遵爲尚書侍郎性廉清每假歸山東必借備騾馬
將從百餘屯逼民家求絲縑不滿意則詬罵不去強
相徵求旬月之間縑布千數邦邑苦之

高聰爲黃門侍郎侍中高顯出授護軍聰轉兼其處
所時顯兄弟疑聰間構而求之聰居兼十餘旬出入
機要言卽真無達藉貴因權耽於聲色納賄之音聞
於遐邇

北齊司馬子如爲尚書令以贓賄爲御史中丞崔暹
所刻禁止於尚書省詔免其大罪削去官爵

陳元康爲侍中既貪貨賄文襄內漸嫌之元康頗亦
自懼又欲用爲尚書令以閑地處之事未施行後因

蘭固成之難遂遇害

魏收爲中書監兼右僕射以託附陳使封孝琰牒令其門客與行遇崑崙航至得奇貨果然褥裘美玉盈尺等數十件罪當流以贖論

高隆之爲尚書右僕射魏收副王昕使梁還隆之求南貨於昕收不能如志遂諷御史中尉高仲密止昕收於其臺久之得釋

和士開爲侍中僕射尋除尚書令自河清天統以後威權轉或富商大賈朝夕填門聚斂貨財不知紀極雖公府屬椽郡縣守長不拘階次啓牒卽成見人將

加刑戮多所營救既得免罪卽今諷諭責其珍寶謂之贖命物雖有全濟皆非直道

隋鄭譯周末爲內史上大夫宣帝幸東京譯擅取官財以自營衛坐是除名爲民後復領內史事高祖總百揆以譯司擅六府事譯性輕險不親職務而贓貨狼藉高祖因疎之然以其有定策功不忍廢放陰敕官屬不得白事於譯獨坐聽事無所關預譯懼頓首求辭職高祖寬諭之接以恩禮

七達爲諫議大夫高祖謂達曰卿爲我覓一好左丞達遂刺私於荆雒二州刺史楊汪曰我當薦君爲左

丞若事果當以良田相報也汪以達所言奏之達竟以獲罪卒拜汪爲尚書左丞
源師爲刑部侍郎居職強明有口辨而無廉平之稱裴蘊爲御史大夫于時軍國多務凡是興師勸衆京師留守及與諸互市皆令御史監之賓客附隸遍於郡國侵擾百姓煬帝弗之知也
唐唐儉太宗時爲民部尚書嘗託鹽州刺史張臣合狀其私平爲御史所劾以舊恩免罪貶授光祿大夫許敬宗高祖時爲禮部尚書坐嫁女與蠻首馮益之子多納金寶爲有司所劾出爲鄭州刺史

來俊臣則天時爲御史中丞監察御史紀履中劾奏之其罪有五其三曰賤賂貪濁

宋渾玄宗時爲御史中丞天寶九載四月坐贓伏罪詔曰渾幸因門緒累升榮秩頃委以澄清擢居風憲而公心有害私欲弭彰冒法受贓既墜於家業敗名徇利載犯於國章特申念舊之恩俾從流放之典宜除名長流嶺南高要郡

吉溫爲御史中丞天寶十三載十二月貶爲澧郡長史先是河東太守韋陟恣其利欲盛以河東土物入饋權要爲部人所發詔下御史訊鞠陟時朝謁在清

清宮惶怖不安乃厚遺溫求救於祿山事泄爲楊國忠奏遂坐貶

王昂代宗時爲刑部尚書與元載深相結專事奢靡廣脩第宅多畜妓妾以逞其志在刑部雖公務有程昂耽私第宴連日不視曹事性貪淫不嘗在公乃鬻公廩菜園收其價錢以自潤甚爲時論所醜載誅昂貶連州刺史

張涉德宗居春宮時爲侍讀及即位累遷散騎嘗侍俄受湖南觀察使幸京果金事覺以舊恩不之罪廢于家

李齊運德宗時爲禮部尚書薦李錡爲浙西受財賄可不勝計

韋執誼德宗時爲右拾遺充翰林學士性貪婪詭賊從祖兄夏卿爲吏部侍郎執誼受賂爲人求科第夏卿不應執誼乃探懷中金以內夏卿袖夏卿驚曰吾與汝賴先人之德致其名位幸各以達豈可如此毀擺袖引身而去執誼大慙恨

盧景亮爲中書舍人性貪恣好求取以歛人竭歡時議以此薄之

王伾順宗時爲左散騎嘗侍充翰林侍詔伾下劣闖

肅唯務金帛寶玩置無門大櫃上開一孔使足以受物夫妻寢止其上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邦計部

總序

天地以生物爲大德聖人以富有爲大業治國務本體乎阜養之和聚人以財貴乎歛施之節食貨之利不亦博乎攸司之設其來久矣少昊氏以九扈爲九農正隨其宜以教人事此其始也帝舜命棄播是百

冊府元龜

邦計部

卷之四百八十三

穀以為稷官命百益奏庶艱食實山虞之官帝禹代
 父鯀為司空平水土之官以有天下夏商之制方冊
 罕紀周文王之在岐用平水土之法為治人之道建
 司馬之法以為田制武王成王紹興統緒周公行政
 厥職大備天官太宰之屬大府下大夫為王治藏之
府長若司農
 矣掌以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
 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貨于受用之府秦漢以來不置
大府然其職在
司農少府至梁天監
七年始置少府卿又有王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
 器凡良貨賄之藏又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
 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用又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

貢百物而待邦之用又有司會中大夫二人下大夫

四人主天下大計計官
之長若尚書矣掌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

用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法令民職
 之財用以九式之法均節邦之財用掌國之官府郊
 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群
 吏之制而聽其會計又司書掌邦之六典八則九職
 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之入出百物以
 敘其財受其弊使入於職弊又職內掌邦之賦入辨
 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
 以逆邦國之賦用又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

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而放之又職弊掌式法以
歛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弊振掌事者之餘財

又地官大司徒之職卿一人掌建邦之土地之圖其

民之數

若戶部尚書也一云案戶部之職與地官之
任雖亦頗同若徵其公襲則戶部合出於度
支度支在筭計之官筭計之
任本出於天官之司會矣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

教法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又卿

師之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以國比之法

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辨其老幼貴賤廢疾馬牛之物

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掌其戒令糾禁聽其獄訟

又卿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之禁令以歲時登

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又州長各掌其州之教

治政令之法又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又族師

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又地官載師掌任土之法以

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又閭師掌國中及四郊

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

賦又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旅之地域而辨其家

人民田菜之數及其夫六畜車輦之稽三年大比則

攷羣吏而詔廢置又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

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又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

量度禁令又質人掌城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

異又廛人掌歛布紵布總布質布罰布屨布而入于
泉府又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憲刑禁
焉又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
展其成而奠其賈然後令市又司覈掌憲市之禁其
鬪囂者與其競亂者又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歛布之
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
又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又
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刑體之
法又遂師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以時登其夫家之
衆寡六畜車輦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又遂大夫各

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六畜田野
辨其可任者又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以頒田
里以分職事掌其治訟趨其稼事而賞罰之又鄙師
各掌其鄙之政令又鄣長各掌其鄣之政令以時校
正登其夫家比其衆寡又里宰掌比其邑之衆寡與
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又鄰長掌相糾相受又旅師
掌聚野之糶粟屋粟間粟而用之以質劑致民平頒
與其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又稍人掌令兵
乘之政令又委人掌歛野之賦歛薪芻又土地之政
以均地守以均地貢又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

屬而為之守禁又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
又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使其地之入守其
財物以時入于王府頒其餘于萬民又廩人掌九穀
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賜稍食又司稼掌巡邦野之
稼而辨種稂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為法又
春人掌其采物槁人掌其內外朝冗食自天官太宰
以下咸有大夫士府史胥徒以屬焉諸侯之國則齊
用管仲制國以寓軍政及謹正鹽筴鐵官之數越王
勾踐用范蠡計然之術以勝吳魏文侯相李悝作盡
地力之教平糶之法秦孝公任商鞅廢井田制阡陌

至始皇并天下有治粟內史掌穀貨有兩丞少府掌
山海地澤之稅以給其養屬官有太官湯官導官若
盧考工室東織西織東園匠令丞胞人都水均官長
丞又上林十人池監尚方御府官令皆主貨食工作
之事漢高祖封張蒼為北平侯遷為計相能計故一
月更以列侯為主計四歲以列使典授郡國傳書又
與計相同時所是時蕭何為相國而蒼乃自秦時為
卒立非久施也柱下史時習天下圖書計籍蒼又善用筭律歷故令
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又有尚書郎四人
內一人主戶口墾田一人主財帛委輸景帝後元年

更名治粟內史爲大農令丞亦二人或謂之中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大農令爲大司農秩中二千石屬官有大倉均輸平準都內藉田五令丞幹官鐵市兩長丞郡國諸倉農監都水六十五官長丞又有樓粟都尉武帝軍官不嘗置又都水鐵官兩長丞屬京兆尹又左都水鐵官及長安四市長丞皆屬左馮翊右都水鐵官屬右扶風孝武帝大興征伐孔僅爲大農上鹽鐵丞及東郭咸陽奏置小鐵官使屬在所縣使僅及咸陽東傳行天下鹽鐵作官附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初大農幹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

務可告緡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蒲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僕大農各置官往往郎郡縣北没入田田之其没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益雜置多

謂雜置學衆官員分事耳

後桑弘羊

爲治粟都尉領大農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其水衡都尉掌上林苑有五丞屬官有上林均輸御羞禁圃楫濯鍾官技巧六廐辨銅九官令丞又有衡官水司空都水農倉甘泉上林都水七官長丞上林有八丞十二尉均輸四丞御羞兩丞都水三丞禁圃兩尉甘泉上林四丞元

帝時鹽鐵官及比假田官嘗平倉其後用度不足獨復鹽鐵官成帝建始六年省技巧六廩官又置尚書五人其三曰民曹典膳治功作鹽池苑囿之事河平元年省東織更名西織爲織室哀帝初少府省樂府平帝又置司農部丞十三人八部一州勸農桑矣東漢承前制大司農卿一人中二千石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郡國四時上月旦見錢穀薄其通未畢各具別之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爲報給損多益寡取相給足丞一人北千石部丞一人六百石部丞帑藏屬官有大倉令一人主受郡國轉漕穀丞一人平準令

一人掌知物賈主練染作采色丞一人導官令一人主春御米及作乾糲丞一人廩犧令一人掌祭祀犧牲鴈鶩之屬丞一人雒陽市長一人丞一人滎陽敖倉官中興皆屬河南尹餘均輸等皆省初郡國鹽官鐵官並屬大司農中興皆屬郡縣少府卿一人中二千石掌中服御諸物衣服寶貨珍膳之屬少者小也故稱少府王者以租賦爲公用山澤陂池之稅以供王之私用丞一人北千石屬官有太官令掌御飲食守宮令一人主御紙筆墨及尚書財用諸物上林苑令一人及鴻德苑令主苑中禽獸頗有民居皆主之

濯龍鹽直里監各一人並主雒陽園中藏府令一人
掌中弊帛金銀諸貨物尚方令一人掌上手工作御
刀劍諸好器物及筋玉作器魏大司農因漢之制又
置典農中郎將主屯田典農中郎典農較尉所主如
中郎又置度支尚書掌軍國大計又有度支金部虞
曹比部庫部農部水部食部民曹等郎皆主食貨之
事蜀吳多如舊制而蜀先主定益州置鹽府校尉較
鹽鐵之利屬官有典曹都尉晉受命罷農部置比部
金部倉部度支左民右民虞曹屯田起部水部等曹
郎後又置運漕及渡江無左民屯田運曹虞曹又省

起部水部曹大司農統大算導官二令襄國都水
東西南北部護曹祿及渡江省并都水孝武復置焉
以府統材官校尉中左右三尚方中黃左右藏左較
甄官平準奚官等令左校坊鄴中黃左右藏油官等
丞及渡江省并冊陽尹孝武復置焉宋有大司農一
人丞一人掌九穀六畜之供膳羞者屬官有太倉導
官藉田等令丞又少府一人丞一人掌服御之物頒
左右尚方御府東治平準等令丞又度支尚書頒度
支金部倉部起部四曹又有左民尚書自此以降民
曹或爲左民或爲右戶又有北部水部郎中其虞部

郎中省都官尚書領水部焉南齊大司農水官屬並如晉制其少府又加領左右尚銀署梁高祖天監七

年以大司農為司農卿班第十一

是為春卿梁初猶依宋齊皆無卿名

至是增焉

司農卿位視散騎常侍主農功倉廩統大倉導

官藉田上林令又管樂遊北苑丞左右中部三倉丞

英庫若庫丞湖西諸屯主九年又置勸農謁者親殿

中御史又有司農主簿一人初置大府卿掌金部府

帑統右藏令上庫丞掌大倉南北市令關津亦屬焉

又以少府為夏卿統材官將軍左右中尚方甄官平

水南唐邸稅庫東西治中黃細作炭庫紙漆等署令

丞屬焉又置左右尚書並掌戶籍兼知工官之事其

戶部度支金部倉部屯田虞部並有侍郎郎中陳並

因之其司農卿又有主簿其戶部尚書領屯田後魏

初大司農第二品孝文太和二十年改為第三品少

卿第三品亦改為正第四品上丞第五品中改為第

七品下其主簿省之又改少府為大府卿品第三後

改少府復為太府其尚書省則祠部尚書省之屬有

虞曹掌地圖山川遠近園囿田獵殺膳雜味等事屯

田掌籍田諸州屯田等事起部郎掌諸興造功匠等

事都官尚書之屬有比部掌勾檢等事水部掌舟舩

津梁公私水事膳部掌侍官百司禮食餼饌等事度
支尚書之屬統度支掌計令凡軍國損益及軍役糧
廩事倉部掌諸倉帳出入事左右掌天下計椽戶籍
等事右戶掌天下公私田宅租調等事金部掌權衡
量度內外諸庫藏文帳等事庫部掌戎仗器用所須
事北齊因之司農寺省卿少卿各一人掌倉市薪米
園池果實復置主簿其左右三尚方司染諸治及細
作甄官等署並隸太府後周司農上士一人掌三農
九穀稼穡之政令屬大司徒大府有中大夫掌貢賦
貨賄以供國用屬大冢宰又有計部大夫其戶部度

支金部倉部工部屯田虞部水部咸準六官各以其
差次屬焉隋初司農卿與北齊同太府寺卿一人統
左藏左內右內三尚方司染右藏掌治甄官等署各
署令丞煬帝分太府等置少府監管三尚方及司染
掌治等署而太府寺管左右藏及兩市平準等署馬
少府置監一人少監一人丞二人統左尚內司織司
染監甲弓弩掌治等署其後又改監爲令少監爲少
令併司織司染爲織染令鎧甲弓弩二署司農卿但
統上林太倉鈞盾導官四署罷典農上林二署以平
準京隸太府寺掌苑囿薪芻炭市易度量加司農少

卿二人又尚書省兵部尚書之屬有庫部都官尚書之屬有工部度支尚書之屬有度支戶部金部倉部工部尚書之屬有工部屯田虞部水部等侍郎並分掌兵仗勾檢出納國計戶口金鐵廩庾工役官田山澤舟船之事焉唐制司農卿之職掌邦國倉儲委積之事總上林太倉鈎盾導官四署與諸監之官屬謹其出納而脩其職務少卿爲之貳少卿二人丞六人屬官有上林署令二人大倉署令三人導官署令二人太原永豐倉監一人龍門等諸倉每監一人司竹監一人湯泉湯監一人京都苑總監監各一人京都

苑四面監各一人諸屯監監一人也凡城官總監監一人太府寺卿之職掌邦國賦貨之事總京都四市平准左右藏掌平八署之官屬舉其綱目脩其職務少卿二人丞四人兩京儲市署令各一人平准署令二人左藏署令三人右藏署令二人營平署令一人少府監之職掌供百工伎巧之事總中尚左尚右尚織染掌治五署之官屬庀其工徒謹其繕作少監爲之貳少監二人丞四人中尚署令一人左尚署令一人右尚署令一人織染署令一人掌治署諸治監每治監一人北都軍器監一人甲坊署令一人弩坊署

令一人諸鑄錢監各一人互市監每市監一人咸有丞副主簿錄事府史之徒以屬焉戶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戶口井田之政令其屬曰戶部度支金部倉部戶部郎中員外郎各二人掌領天下州縣戶口之事分十道以總之度支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支度國用租賦多少之數金部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庫藏出納之節金寶財貨之用倉部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國之倉庾受納賦稅出給祿廩之事刑部尚書侍郎之屬曰比部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勾諸司百僚俸料調欵逋欠因知內外之經費工部尚書侍郎

之職掌天下百工屯田山澤之政令其屬曰工部屯田虞部水部工部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經營興造之衆務屯田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天下屯田之政令虞部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天下虞衡山澤之事水部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天下川瀆陂池之政令咸有令史主事等員以屬焉其官名沿革並具卿監臺省門其後財貨之任多專置使以主之不獨歸於臺閣睿宗景雲二年以蒲州刺史充關內鹽池使鹽鐵之有使自此始也其後朔方節度常帶鹽鐵使明皇先天二年始以陝州刺史李傑充陝州水陸運使漕運之有使自此始也是以

又以幽州刺史強循充鹽池使即鹽州池也開元二年又以河南尹李傑充水運使大興漕事明年畢構爲河南尹不帶水陸運使又十一年以殿中侍御史宇文融勾當租庸地稅使十二年融遷御史中丞充諸色安年戶口使十八年拜戶部侍郎裴耀卿爲江淮轉運使仍以鄭州刺史崔希逸河南少尹蕭景爲之副轉運鹽鐵之有副使自此始也二十一年以侍中裴耀卿充江南淮南轉運使明年九月蕭景除太府少卿知度支事充江淮處置轉運使二十三年以太府少卿李元祐知度支使二十五年以監察御史

羅文信充諸道鑄錢使是年又令諸屯隸司農寺明年以待御史楊沓矜充太府出納使天寶二年陝郡太守韋堅加兼知勾當租庸使又加兼勾當綠河及江淮轉處置使三載以御史中丞楊沓矜充鑄錢使又以李齊物除江南尹復帶水陸運使四載以戶部郎中王鉷加勾當戶口色役使又以殿中侍御史楊劍充司農出納錢物使又充水陸轉運使五載詔以司農錢穀是司其官人等並不在差使限又以侍御史楊劍充木炭使六載以戶部侍郎楊沓矜又充兩京倉嘉倉出納使諸道鑄錢使仍加諸郡租庸使七

載又以給事中楊釗兼御史中丞專判度支八載廢
 帳坊爲戶部員外廳次北爲戶部郎中廳皆至宏麗
 又於省街東取都水監地以諸州籍帳錢造考堂制
 度又過於省中移都水監於省西北割右武衛園地
 置之乾元以後毀折並盡今爲戶部園十載度支使楊國忠奏請自
 勾當陝郡水陸運加國忠陝郡水陸運使太守崔無
 詖遂不帶使名十二載又詔陝運使宜令崔無詖充
 使楊國忠充都使勾當肅宗正德元年以監察御史
 第五琦充江淮租庸使乾元元年以度支郎中第五
 琦又充河南五道度支使兼諸道鹽鐵使是年又充

兩京司農太府出納使及充諸色轉運使是年升司
 農寺中署爲上署二年十二月以兵部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呂禋充勾當度支使并轉運使上元元
 年戶部侍郎勾當度支使劉晏又充勾當鑄錢鹽鐵
 等使又以殿中監李輔國加京鑄錢使元年建子月
 以戶部侍郎勾當度支使元載充江淮轉運及鹽鐵
 使寶應元年以侍御史穆寧爲河南道轉運使租庸
 鹽鐵使又以通州刺史劉晏爲戶部侍郎京兆尹勾
 當度支并轉運使兼充勾當鑄錢使度支鹽鐵兼漕
 運自晏始也廣德元年代宗居陝御史中丞裴諝爲

河東道租庸鹽鐵等使二年第五琦充諸道鹽鐵鑄
錢轉運使專判度支又以簡較戶部尚書劉晏為河
南及江淮以來轉運使其年六月禮部尚書兼御史
大夫李峴充江南西道勾當鑄錢使永泰元年正月
劉晏充東都淮南浙江東西湖南山南東道轉運鹽
鐵鑄錢等使第五琦充京畿關內河東劍南山南西
道鑄錢轉運鹽鐵等使是年閏十月京兆尹黎翰充
木炭使自後京兆尹二年以劉晏為東道轉運常平
鑄錢鹽鐵使第五琦為關內河南劍南三川轉運常
平鑄錢鹽鐵等使大曆四年以吏部尚書兼御史大

夫劉晏充東都河南江淮山南東道轉運鹽鐵鑄錢
使五年停諸鐵錢監監以所在州府都督刺史判之
副監以上佐判之是年停水炭使又詔停關內河東
三川轉運嘗平鹽鐵使自此劉晏與戶部侍郎韓滉
分領關內河東山南劍南租庸青苗使至十四年天
下財賦皆以晏掌之德宗建中元年言事者稱轉運
之職可罷乃罷劉晏為右僕射天下錢穀皆歸金倉
兩部委中書門下簡兩司郎官准格式條理于時天
下錢穀歸尚書省本司職事久廢無復綱紀徒收其
名而莫總其任國用出入無所統之是年三月以戶

部侍郎韓泗判度支金部郎中杜祐權勾當江淮水

陸運使行劉晏韓滉舊制十一月又以杜祐兼御史

中丞江淮水陸運使十二月停江淮水陸運使轉運

事委度支處置三年八月分置汴東西水陸運兩稅

鹽鐵使

建中三年正月戶部郎判度支杜祐奉天寶以前戶部事繁所以郎中員外各二人判署

自兵興以後戶部事簡度支事繁度支郎中員外各一人請廻撥戶部郎中員外各一人分判度支案待

天下兵革息却歸本曹十二月又分置汴東汴西水陸運鹽鐵

庸租使汴東以包估為之汴西以崔縱為之貞元元

年以浙西節度使檢校左僕射平章事韓滉為江淮

轉運使又加諸道轉運鹽鐵使藩鎮領諸道鹽鐵始

於此也二年諸道水陸運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轉運

使等並停五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竇

參充鹽鐵度支使諸道轉運等使八年以戶部尚書

班宏加轉判度支諸道鹽鐵使又詔東南兩稅財賦

自河南江淮嶺南東道至渭橋以戶部侍郎張滂主

之河東劔南山南西道以戶部尚書度支使班宏主

之

于時宏滂互有所短命宰相趙景陸贄以其事其上聞由是遵大曆故事如劉晏韓滉所分焉其

年七月司農少卿裴延齡加權判度支九年張滂奏

立稅茶法郡國有茶山及商賈以茶為利者委院司

分置諸場茶之有稅自滂始也自後裴延齡專判度

支度支與鹽鐵益殊塗而治矣十年潤州刺史王緯代張滂為鹽鐵使治千京口俄兼諸道轉運鹽鐵使十一年戶部侍郎裴延齡判度支又以倉部郎中判度支案蘇弁除度支郎中兼御史中丞副知度支事立位於正郎之首副知之號自弁始也度支自貞元以前他官未判者甚衆自後多以尚書侍郎主之別官兼者希矣故事度支案郎中判入員外判出侍郎總統案而已官銜不言專判度支開元以後時事多故遂有他官來判者或尚書侍郎專判乃曰度支使或曰判度支使或曰知度支或曰知度支事或曰勾當是月停木炭使十三年以陝虢觀察使千頤兼陝州水陸運使十六年置

權鹽使先是兩池鹽務隸度支及職使諸道巡院史弁以金部郎中主安邑解州兩池并主池務恥同諸

院遂奏署使

權鹽使一員推官一員巡官十員安邑院官一員解院縣官一員胥吏防池官

健及池戶若干人其後杜祐兼領鹽鐵度支以度支既稱使所管不合更有使名遂與東渭橋使同奏罷之十九年太倉奏請依六典置太倉令二員丞六員

監事十員支計官驅使官三人典六人府使六人又鳥池在鹽州置權稅使一員推官兩員巡官兩員胥吏一百三十人國池官健及池戶四百四十人順宗即位有司重奏鹽法以杜祐判鹽鐵轉運使治於揚州永貞元年以司空平章事杜佑再兼諸道轉運使

又兼諸道鹽鐵使憲宗元和元年以兵部侍郎李巽充諸道轉運鹽鐵使二年以李巽代杜佑判鹽鐵轉

運使

先是李錡判使天下酷漕運由其操割專事貢獻守其寵渥中朝秉事者悉以利之鹽鐵之利

積於私室而國用日耗巽既為使大正其事其堰埭先隸浙西觀察使者悉歸之因循權置者盡罷之增置河陰敖倉置桂陽監鑄平陽銅山為錢又奏江淮河南陝內充鄆嶺南鹽法院去年收鹽價緡錢七百二十七萬比舊法張其估千七百八十餘萬非實數也今請以其數除為煮鹽之外付度支收其數鹽鐵使煮鹽利繫度

三年七月判度支裴均以兩池職轉繁劇後以留後為權鹽使八月司農少卿崔鄆奏停倉丞一員監事二員十月度支使鄭元奏當司判案郎中官先有六員今請留四員為定四年加度支判

案郎中一員又詔其鹽鐵使楊子留後宜兼充淮南

浙西浙東宣歙福建等道兩稅使其江陵留使宜兼

充荆南山南東道鄂岳江西湖南嶺東等道兩稅使

度支山南西道分廵院官兼充劔南東西川及山南

西道兩稅使其陝內五監舊屬鹽鐵使宜割屬度支

使便委山南西道兩稅使兼知糶貨峽內鹽鐵屬度

支使自此始也五年誅李師道收復淄青十二州未

定戶籍召命諫議大夫王彥威充十州勘定兩稅使

又詔停河南水陸運使十四年鄆青兗三州各置鹽

鹽院又改河北稅鹽使為權鹽使穆宗長慶三年十

二月度支奏判案郎中比有六人近減置四員請更置郎官一員判案以主客員外郎白行簡充從之四

年詔東都江陵鹽鐵轉運留後並改為知院官從鹽鐵使

王涯請也敬宗初王播復以鹽鐵使為揚州節度使又云寶曆

元年正月王播為淮南節度又充諸道轉運使文宗即位王播入覲以宰相

判鹽鐵轉運其後王涯復判二使太和二年詔潼關

以來度支分巡院宜併入鹽鐵江淮河陰留後院及

王涯以事誅而令狐楚以尚書右僕射主茶法充諸

道轉運鹽鐵使以是年茶法復貞元之制開成二年

勅鹽鐵戶部度支三使下鹽院皆郎官御史為之使

雖吏改院官不得移替三年諸道轉運鹽鐵使戶部

尚書揚嗣復以本官平章事主茶法多謹錢穀鹽院

之陳事至宣宗大中壬申凡一十五年多任以元臣

以集其務崔珙自刑部尚書拜杜棕以淮南節度直之既而皆踐公台薛元賞李執方盧洪馬植敬晦五人於九年之中相踵台之植自是而居相位

五年九月勅稅茶法起來年却付鹽鐵使收管武宗

會昌元年二月以南省六曹戶部度支兩司尚書侍

郎多奏請諸行郎官判錢穀文案遂令本司郎吏束

手閒居至於廳事皆他官所處自今以後其度支戶

部錢穀文案本行郎官分判不在更請諸行郎官限

仍委尚書侍郎同諸行例便自於行內選擇差判其

戶部一行郎官仍委中書門下皆選擇與公務相當
 除授如本行員數欠少亦任於諸行稍閑司中選才
 職資序相當者奏請轉授五年九月勅置備邊庫收
 納度支戶部鹽鐵三司錢物宣宗大中三年十月詔
 改備邊庫為延資庫內之度支郎中判四年因收復
 河隴詔澠池鹽令度支收管仍以靈州分巡院官專
 勾當置權稅使一員推官兩員巡官兩員胥吏三十
 九人防池官健及池戶二百六十五人是年党
 項羌叛擾饋運不通供軍使請權市河東白而池鹽
 其食其白而池屬河東節度使不繫度支胡維池在
 豐州界隸河東軍使每年採鹽約一萬四又詔以
 千餘石 價振武天德兩軍及營田水運官健
 宰相判延資庫於是白敏中崔鉉相繼判其錢三
 司率送五

年二月以刑部侍郎裴休為鹽鐵轉運使俄又立稅
 茶之法僖宗乾符四年六月以宣歙觀察使高駢為
 潤州刺史諸道轉運鹽鐵使六年移節淮南領使如
 故中和元年車駕出符興元府以兵部侍郎蕭遘中
 書侍郎平章事韋昭度掌判鹽鐵及命侍中王鐸為
 行營都統發出諸
道之兵收復京城盧 訓度
 不時乃以昭康兼供運使光啓二年以刑部尚書孔
 緯充諸道轉運鹽鐵使是時所在征鎮自擅兵賦皆
 不上供歲時但貢奉而已由是江淮轉運路絕國命
 所能判者唯河西山南劔南嶺南西道洎中官田令
 夜自蜀中扈從召募新軍號左右神策共四十四部

並南衙官屬僅萬餘三司轉運無調發之所舊日兩池權鹽稅課鹽鐵使時置鹽官以總其事自亂離之後河東節度使王重榮兼領權務至是令孜以軍食關供乃舉廣明前故事請以兩地權務歸之鹽鐵詔下重榮上章論訴竟不能奪梁太祖開平元年四月置建昌院以博王友文判院事太祖在藩時四鎮所管兵車賦稅諸色課利按舊部籍而主之其年五月中書門下奉請以判建昌院事為建昌宮使仍以東京太祖在龍舊宅為宮二年以侍中韓建判建昌宮事又以尚書兵部李皎為建昌宮副使三年九月以

門下侍郎平章事薛昭矩兼延資庫使判建昌宮事訖化一年六月廢建昌宮以河南尹魏王張宗奭為國計使凡天下金穀兵戎舊隸建昌宮者悉主之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十一月以左監門衛將軍判內侍侍李紹宏兼內勾凡天下錢穀簿書悉委裁遣自是州縣供帳煩費儀者非之二年詔鹽鐵度支戶部三司凡關錢物並委租庸使管轄四年以吏部尚書李琦為國計自後廢其名額不置明宗天成元年詔廢租庸院依舊為鹽鐵戶部度支三司委宰臣一人專判長興元年以許州節度使張延明行工部尚書充

三司使班右宜微之下三司置使自延明始也初延明自許州入尋掌國計白於樞密使請置三司使名宜中書議其事宰臣以舊制覆奏授延明時進工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兼判戶部度支事從舊制也明宗不從終以三司使爲名此並唐室已後詔使掌錢穀之任者焉夫主計之重治本攸繫歷代而下莫不決擇賢彥資其經畧故有深明國體周知地利寃消息盈虛之數而取之有時辯耗登衆散之宜而用之有節心平其輕重牙籌折其豪抄無爽備預用成幹濟以茲荷寵無忝厥職其有培克以歛怨貪

墨而徇私締結黨與矯誣縣官因而速尤誠取衆棄吾乃敦惠養之道下蠲除之令仰賴王者之澤則非臣下所專以時次之用明厥旨凡邦計部三十九門

選任

材畧

褒寵

選任

周以太宰節材用漢以丞相主國計所以總天下之要會景歲抄之出入邦本攸重圖任斯難在乎器識精通機術周敏務持久之要道明兼濟之大畧經營而不闕歛下而無刻俾賄貨通流用度均贍斯爲任職也是故選受之際慎揀斯至或以其義更煩劇博

習言數平可以操心秤細可以折秋毫或以其善商
功利深識治體著於行事形於論議故得時望充塞
僉謀載洽應疇次之命分內外之務然後盤結是解
鐵亦益精無忝於厥服者矣

漢張蒼高帝以代相遷為計相 以能計故號曰計相
一說專主計籍故號

計相 一月更以列為主計 去計相之名
更號主計 是時蕭何為相

國蒼乃自奏時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未
善用筭律歷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王郡國上計

東郭咸陽孔僅武帝時為大農丞 姓東郭名咸
陽姓孔名僅 領鹽

鐵事而桑弘羊貴幸咸陽齊之大鬻鹽 鬻古
煮字 僅南陽

大治皆置產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買

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

僅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至大司農列九卿而弘羊

為大司農中丞管諸會計事後為治粟都尉領大農

盡大僅幹天下鹽鐵 幹鐵音管
亦作幹

趙過能為代田一畝三剛音工犬切
武保映壟也 歲代處故曰

代田 代易
也 古法也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

為富民侯 沛縣縣也欲百姓之
殷實故取其嘉名也 下詔曰方今之務在

于力農以趙過為搜粟都尉

取壽昌宣帝時以善為筭能商工利得幸於上 商度
也

爲大司農中丞

魏任峻爲騎都尉太祖每征伐峻嘗居守給軍是時歲饑旱軍食不足羽林監穎川棗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爲典農中郎將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國中饒起於祗棗而成於峻也

晉安平王孚司馬懿之弟也初任魏爲清河太守魏文帝置度支尚書專掌軍國支計朝議以征討未息勤須節量及明帝嗣位欲用孚問左右曰有兄風不答云似兄天子曰吾得司馬懿一人復何憂哉轉爲度支尚書

張華字茂先武帝潛與羊祜謀伐吳而羣臣多以爲不可唯華贊成其計及將大舉以華爲度支尚書乃量計運漕決定廟筭

杜預爲秦州刺史領東羌較尉石鑿時爲安西將軍秦預乏軍興遣御史監車徵請廷尉以預尚公主入議以侯曠論會匈奴師劉猛與兵反武帝詔預以散侯定計省闔俄拜度支尚書又坐免官以侯兼本職數年復拜度支尚書

後周寇雋初仕後魏孝明爲左將軍孝昌中朝議以國用不足乃置鹽池都將秩比上都前後居職者多

有侵隱乃以雋爲之

唐第五琦天寶末以北海郡錄事參軍奏事至蜀中
得謁見玄宗因奏言方今之急在兵兵之強弱在賦
賦之所出江淮居多若假臣職任使濟軍須臣能使
賞給之資不勞聖慮玄宗大喜即日拜監察御史
當江淮租庸使尋遷殿中侍御史肅宗乾元元年加
江南等五道度支使促辨應卒事無違闕累遷度支
郎中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專判度支領河南等道
度支都勾當轉運租庸鹽鐵鑄錢司農太府出納山
南東西江西淮南館驛等使二年以本司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尋貶忠州刺史入爲太子賓客京兆尹代
宗廣德還琦專度支永泰二年充京畿關內河東劍
南山南西道轉運常平鑄錢鹽鐵等使前後領財賦
十餘年

劉晏肅宗上元初爲京兆尹戶部侍郎判度支號爲
稱職無何爲酷吏敬羽所構貶通州刺史寶應元年
自通州召至復爲戶部侍郎兼御史大夫京兆尹充
度支轉運鹽鐵諸道鑄錢等使二年遷吏部尚書平
章事代宗廣德初罷相爲太子賓客諸道轉運使尋
加御史大夫充東都河南江淮轉運使永泰二年加

東都畿內河南淮南江南東西湖南荆南山南東道
轉運嘗平鑄錢鹽鐵轉運等使

元載自洪州刺史除度支郎中載智性敏悟善奏對
肅宗嘉之委以國計俾充使江淮都領漕輓之任尋
加御史中丞數月徵入遷戶部侍郎度支使並諸道
轉運使

穆寧代宗寶應初轉侍御史為河南轉運租庸鹽鐵
等使明年遷戶部員外郎無幾加兼御史中丞為河
南江淮轉運使廣德初遷庫部郎中是時河南不通
漕輓由漢沔自商山達京師選鎮夏口者代宗詔以

寧為鄂州刺史鄂岳沔都團練使及淮東西鄂岳租
庸鹽綠江轉運使

韓滉代宗大曆六年以尚書右丞改戶部侍郎判度
支初自肅宗至德乾元以後所在軍興賦稅無度帑
藏給納多務因循滉既掌計司清勤檢轄不容姦妄
後為鎮海軍節度使至德宗貞元二年來朝時右丞
相元琇判度支以關輔旱儉請運江淮租米以給京
師德宗以滉浙江西東節度素著威名加江淮轉運
使又加度支運鹽鐵等使

杜佑以肅宗大曆末為金部郎中充水陸轉運使改

金部度支郎中兼和糴等使時方軍與餽運之務悉委於佑遷戶部侍郎判度支

韓洄德宗建中元年以諫議大夫爲戶部侍郎判度支先是天曆末罷判度支併其務令轉運使劉晏兼領之晏既罷黜令天下錢穀各歸尚書省令本司各廢罷職事久矣徒收其名而莫綜其權國用出入未有所統故復命洄還判度支而令金部郎中杜佑爲權勾當江淮水陸運使如劉晏韓滉舊制也包佶建中二年以駕部郎中權勾當諸道輕貨鹽鐵使兼充江淮水陸運使

崔縱建中末爲汴西水陸運兩稅使兼充魏州四節度行營都糧料使時馬燧李懷光等計困虜久無功或以軍食不繼爲辭故命縱於澤潞之郊督促餽運齊抗興元初爲工部員外郎充江淮宣慰判官會朱泚初平旱蝗之後國用空耗轉運使元琇以抗有才奏爲倉部郎中條理江淮鹽務貞元初琇又奏抗爲水陸運副使督江淮漕運以給京師

班宏貞元初爲吏部侍郎是歲仍歲旱蝗帝以賦調爲急改戶部侍郎爲度支使韓滉之副

蘇弁貞元中爲倉部郎中仍判度支案時裴延齡卒

德宗聞其才時開延英面賜金紫授度支郎中副知度支事仍命立於正郎之首副知之號自此始也

王紹貞元中爲倉部員外郎時屬兵革旱蝗之後令戶部收闕官俸兼稅茶諸色無名之錢以爲水旱之備紹自拜倉部使唯詔王判及遷戶部郎中皆獨司其務權拜戶部侍郎尋加判度支至憲宗元和七年以兵部尚書權判戶部

李巽貞元末爲兵部侍郎時司徒杜佑判度支鹽鐵運使以巽幹理奏爲副使累月代佑全領度支鹽鐵宰使

孟簡元和申代崔羣爲戶部侍郎是官有二員其判使案者別居一署謂之左戶元和以還號爲清重之最宰輔登用多由此而去故羣入相以簡代焉

王遂元和中自司農卿出爲柳州刺史數年用兵淮西天子藉錢穀吏以集財賦知遂強幹乃用爲宣州刺史宣歙觀察使淮蔡平王師東討召拜光祿卿充淄青行營諸軍糧料使

薛王知柔昭宗乾寧二年以京兆尹兼戶部尚書判鹽鐵度支等制曰國家自盜螫中原兵纏九縣支度宰籠之務施張經制之宜率煩台臣旁縱使務綱條

既正豐臯可期宜擇通才俾繼成績僉曰叔父膺予
揀求詢謀協同毗賴惟允卽以虛位并而授之匪私
吾宗示張王室惟爾嗣同薛王知柔我之近屬國之
材人識大體以立朝蘊嘉謀而致用粵自典司宗祏
尹正神臯庇本枝而敦序有倫臨帝甸而污萊盡闢
政惟務本生靈懷衣食之源令著先度豪右屏推埋
之迹人懷其惠吏不敢欺封畿新轉置之規園寢備
薦羞之禮府署完葺京師底寧疇茲多能孰可加爾
朕言念銅鹽之重賦與之股勞於鈞衡多歷年所今
將授爾用展其材矧乃司存此專郎吏乾元多難方

委公卿離之合之各繫緩急今我用爾思復舊章惟
簡身可以律人惟奉父可以御下取舍勿固於利任
使惟其所知無以公務結私恩無以公方樹私怨惟
是六者竭乃一心副吾超拔之恩濟我艱難之運悉
仍舊貫別示殊恩於戲朝廷之本軍國之用佇爾康
濟紓吾焦勞往佩寵光勉施才術苟不稱是又何敢
以叔父私於天下哉

後唐孟鵠明宗天成二年以樞密院丞旨充三司副
使權判三司鵠本魏州案吏也初莊宗初定魏博選
幹吏以計兵賦鵠爲度支孔目官掌邢洛錢穀司明

宗時爲刑洛節度使軍賦三分之一屬霸府鴟於調弄之間不至苛急每事曲意承迎上心甚德之而支度使孔謙專典軍賦而於藩鎮徵督苛急明宗嘗切齒及卽位鴟時爲租庸院勾官擢爲客省副使樞密院承旨當年爲三司副使長興二年遷左驍衛大將軍充三司使

王玫愍帝卽位初自光祿卿三司副使判院事充三司使秦府之亂三司使孫岳死之故命玫權判帝自鄴登極復用玫焉

晉劉處讓初仕後唐爲左驍衛大將軍清泰三年夏衛博屯將張令昭逐其帥以城叛朝廷命范延光領兵討之以處讓爲河北都轉運使

漢劉審交初仕後唐爲北面轉運使判官王都判於定州朝廷命王晏專師進討審交爲轉運供軍使都平以爲遼州刺史後爲北面供軍使晉高祖初踐阼范延光以魏州叛命揚光遠總兵討之復召審交爲供饋使鄴中平命審交爲三司使

王章初事高祖爲侍衛都孔目官從至河東專委錢谷及卽位初除三司使

轉運制置使時帝將用師於西南故有是命

材畧

易曰聚人曰財語曰既富而教是知為國家者本乎
邦計故自炎漢而下必慎選其材所以典邦賦而裁
制國用者也若乃精心以運策勵志以奉公百慮無
失秋毫必舉民不賦歛物皆阜積綱條以制經費以
時軍儲有餘歲會有羨史稱逸於任人又曰國以人
富斯可見矣

漢東郭咸陽姓東郭名咸陽武帝時與孔僅為大農丞領鹽

鐵事桑弘羊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折

秋毫矣

耿壽昌宣帝時為大司農中丞以善為筭能商功利

得幸於帝商度也

魏任峻漢末為典農中郎將數年申所在積粟倉廩

皆滿國中之饒起於棗祗而成於峻臣欽若等按魏志羽林監棗祗

進置屯田太祖以峻為典農中郎將

鄧艾明帝時為尚書郎時欲廣田畜穀為減賦資使

艾行陳項已東至壽春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

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澆溉大積軍糧又通漕運

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旨正始二年乃開廣漕渠

每東南有事大軍與衆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

蜀諸葛亮後主時爲右將軍行丞相事建興九年出祈山以木牛運十二年春悉大衆繇斜國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亮長於巧思木牛流馬皆出其意

木牛流馬法具總錄功巧門

晉杜預武帝時爲度支尚書奏立籍田建安邊論處軍國之要又作人排新器與平常倉定穀價較鹽運制課調內以利國外以救邊者五十餘條皆納焉後魏崔亮爲度支尚書自孝文遷都之後經畧四方

又營洛邑費用甚廣亮在度支別立條格歲省億計朱元旭爲度支郎中時關西都督蕭寶寅啓云所統十萬食唯一月於是孝明大怒召問所繇錄令已下皆推罪於元旭元旭入見於御坐前屈指較計蕭寶寅兵糧乃踰一年事乃得釋

後周達奚寔任西魏爲中外府司馬大軍伐蜀以寔行南岐州事兼都督軍糧先是山氏生獷不供賦役歷世霸縻莫能制御寔導之以政氏人感悅並從賦役於是大軍糧餼咸取給焉

趙肅仕魏爲獨孤信治中別駕信東討肅率宗人爲

鄉導監督糧儲軍用不匱太祖聞之謂人口趙肅可謂雒陽主人也

權景宣為外兵郎中從開封府于僅援雒陽景宣督糧課儲軍以周濟

唐第五琦天寶末為北海郡錄事參軍因奏事至蜀中得謁見因奏言方今之急在兵兵之強弱在賦稅之所出江淮居多若假臣職任使濟軍須臣能使賞給之資不勞聖慮玄宗大喜即日拜監察御史勾當江淮租庸使乾元初為河南等道五道度支使促辦應卒事無違闕

劉晏代宗永泰中為度支鹽鐵轉運租庸等使先是肅宗至德初為國用不足令第五琦於諸道權鹽以助軍用及晏代其任法益精密官無遺吏初歲入錢六十萬貫季年所入逾十倍而人無厭苦李靈曜之亂也河南節帥所據多不奉法令征賦亦隨之州縣雖益減晏以羨餘相補人不加賦所入仍舊議者稱其能自諸道巡院距京師重價募入疾足置遞相望四方物價之上下雖極遠不四五月故知食貨之重輕盡權在掌握朝廷獲美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得其術矣

韓滉大曆六年爲戶部侍郎判度支初自至德乾元已後所在軍興賦稅無度帑藏給納多務因循滉既常司計清勤檢轄不容姦妄下吏及四方行網過犯者必痛繩之又屬大曆五年已後藩戎南侵連歲豐稔故滉得儲積穀帛帑藏積實

崔縱德宗建中末爲大理少卿汴西水陸運使及車駕蒙塵四方握兵未至者縱先知之潛告李懷光說令奔命懷光從之縱乃悉歛軍財與懷光俱來調給甚備懷光軍上久戰河外及次河中將遷延縱之貨幣先以渡河縱謂衆曰若濟悉以分賜衆利之乃西

至奉天

杜佑貞元初爲度支鹽鐵等使度支以制用惜費漸權百司之職廣署吏員繁而難理佑始奏營繕歸之將作木炭歸之司農染練歸之少府綱條頗整公議多之

李巽憲宗元和初爲度支鹽鐵等使權亮之法號爲難重唯大曆中僕射劉晏雅得其術賦入豐羨巽爲之一年征課所入類晏之多歲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萬貫舊制每歲運江淮米五十萬斛抵河陰久不盈其數唯巽三年登焉巽精於吏職蓋天性

也雖在私家亦置案讀書勾檢如公署人吏有過絲毫無所貸雖在千里外其恐懼嘗若在巽之前程异元和中爲鹽鐵轉運副使時方用兵國用不足命异使江淮以調征賦且諷有土者以饒羨入貢至則不剥下不峻財經費以贏人頗稱之王播元和中爲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播長於吏術雖簿牘鞅掌剖折如流黠吏詆欺無不彰敗王彦威爲戶部侍郎判度支進古額圖一軸彦威先因紫宸殿奉所撰度支錢谷文書皆量入爲出使經費必足無所尅簿奏且百口之家猶有年計而軍國

錢物一切通用臣今悉隨色額占定終歲支遣無毫釐之差儻臣一旦愚迷欲自欺竊亦不可得矣後唐孔謙莊宗爲晉王時以謙爲度使河上用兵及燕趙征討前後十餘年飛輓徵取不至匱乏莊宗成霸業謙有調發之力焉

晉韓祚天福初爲尚書左丞高祖幸鄴都祚留京師權判三司祚有心計能判其事時百官委困國用不繼祚必多方以時物給之調吏曰昔四毫爲小國之相皆能養三千客且天子之廷執事者所請有幾安能耗於國乎人以斯言爲當

漢王章隱帝乾祐初為三司使居無何蒲雍岐三鎮
叛是時契丹犯闕之後國家新造物力未充章與史
弘肇楊邠等罷不悉之務惜無功之費收聚財賦專
事西征軍旅所資供饋無乏及三叛平賜與之外國
有餘積

褒寵

王者備凶年之賑貸防殊俗之侵軼必將豐其財足
其食苟非寵心計精忠之志褒夙夜在公之勤何以
委支度之權專漕輓之任撰有餘而補不足撫困窮
而抑併兼焦心苦思乘傳舉行既集軍國之饒遂享

使蕃之澤者哉列之編次來者作程

漢孔僅武帝時與東郭咸陽

姓東郭各咸陽

為大農丞領鹽

鐵事乘傳舉行天下鹽鐵

舉皆也普天之下皆行之也

作官府

至

鐵及出納之處

僅三年中至大司農

耿壽昌宣帝時大司農中丞五鳳中奏言宜糴三輔
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谷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
卒過半天子從其計漕事果便壽昌遂白令邊郡皆
築倉以谷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谷貴時減價而
糴名曰常平倉民便之帝乃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
魏任峻漢末為典農中郎將數年中所在積粟食廩

皆蒲軍國之饒成於峻太祖以峻功高乃表封為都
亭侯邑三百戶遷長水校尉

後周寇雋初仕魏為鹽池都將永安初華州民史底
底與司徒楊椿訟田長史以下以椿勢貴皆言椿直
欲以田給椿雋曰史底弱民楊公橫奪其地若欲損
不足以給有餘今見使雷同未敢聞命遂以地還史
底孝莊帝後知之嘉雋守正不撓即拜司馬賜帛百
匹其附椿者咸譴責焉

唐韋挺貞觀中為太常卿時太宗伐遼東令挺先運
糧河北諸州以便宜從事帝親解貂裘及內廐馬二

疋賜之

韋堅大寶元年為陝西太守充水陸運使及江淮租
庸轉運等使堅以漕運通于京師歲益鉅萬乃召水
工審地脉於咸陽擁渭水作輿成堰截灞漚至渭而
東至潼關永豐合下與渭合遂於苑東望春樓下穿
潭以通舟楫既成而玄宗親幸望春張樂宴羣臣堅
素備山東船數百艘於潭側每船皆標榜曰某郡船
船中悉貯本郡貨物連亘數里觀者如堵帝甚歡詔
曰古之善政貴于足食將欲富國必先利人朕以關
輔之間尤資殷贍比來轉輸未免艱辛故置此潭以

於縱觀其郡太守韋堅始終檢校夙夜勤勞賞以有
功則惟嘗典宜特加三品仍改授一三品京官兼太
守其判官等則量與改轉仍委韋堅具名錄奏應役
人夫各酬庸直兼放今年地稅且啓鑿功卑舟楫已
通其押運綱既涉遠途又能先至各賜一中上考舩
天等共賜錢一千貫以充晏樂又賜其潭名廣運堅
遂加銀青光祿大夫左散騎常侍其陝郡太守水陸
運使及江淮租庸轉運等使如故

第五琦天寶末爲監察御史勾當江淮租庸使尋加
河南等三道又度支促辨應卒事無違闕累遷司金
郎中兼御史中丞於是創立鹽法人不益稅而上用
以饒遷戶部侍郎專判度支領河南等道支度勾當
轉運租庸鹽鐵鑄錢司農太府出納山東南西江淮
南館驛等使

元載上元中爲度支郎中知性敏悟善對肅宗嘉之
委以國計俾充使江淮都領漕輓之任尋加御史中
丞數月徵入遷戶部侍郎充度支并諸道轉運使
韓滉爲鎮海軍節度使加江淮轉運使令專督運務
貞元元年十一月癸卯日南至德宗祀昊天上帝于

圓丘禮畢詔曰江淮轉運檢校尚書左僕射平章事韓滉勵精勤職夙夜在公漕輓資儲千里相繼可封晉國公明年秋初江淮漕米大至京師帝嘉其功以滉專領度支諸道鹽鐵轉運等使

韋肇爲劍南西川運糧使檢校戶部員外郎貞元十二年加兼御史大夫員外郎兼大夫新例也

王紹貞元中爲倉部員外郎時屬兵革旱蝗之後令戶部收闕官俸兼稅茶及諸道無名之錢以爲水旱之備紹准詔主判及遷戶部郎中皆獨司其務十三年擢拜戶部侍郎尋判度支二年遷戶部尚書

李異憲宗元和初爲兵部侍郎領度支鹽鐵使掌使一年征課所入類劉晏之多明年過之一年加一百八十萬貫遷兵部吏部尚書使任如故

崔俊爲荆南道兩稅使程异爲浙江東道兩稅使元和七年七月俊賜金紫异賜朝散大夫以入計叙勞也

皇甫鏞爲戶部侍郎判度支元和十一年方討淮夷切於饋餉鏞嚴急辨集益承寵顧加兼御史大夫後唐孔謙莊宗同光元年爲租庸使守衛尉卿二年八月賜豐財贍國功臣

烏震明宗天成中爲冀州刺史兼北面水陸轉運招撫等使契丹犯塞漁陽路梗震率師運糧三入薊門擢爲河北道副討招遙領宣州節度使

晉李象爲駕部郎中少帝開運三年加朝議大夫周易博士呂彥繇太府少卿董詢並加朝散大夫吏部員外郎曾震改祠部郎中左拾遺崔頌加朝議郎皆以監諸道權稅溢額故也

册府元龜

